中華民國十五年一月九日出版

中國青年

每册四分國內一元寄足二十五期國外寄足十五期
發行彙編輯通訊處 上海小北門上海書店轉鍾清

第一百零九期目次

秀才造反論
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際（續）
再告天津的學生
告保定的青年同學
軍閥經心兩湖派國家主義者圍攻中的武漢學生
渭南農民運動的成績
妖氛籠罩的江西
戰爭中之山東狀況
木石鹿豕與宣傳工作（通信）

發行通訊處
廣東廣州財廳前國光書店收
北京大學第一院號房轉金重
河南開封南書店街河南書店
汕頭東征軍總指揮部黃帛輝

秀才造反論

代英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爲甚麽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呢？

因爲他們是屬於小資產階級性的智識分子，他們怯懦，狡猾，或富於領袖慾，忌妒心。若專靠他們去進行革命事業，革命事業每每是被他們的互相猜疑傾軋好奇立異所犧牲破壞的。所以我們主張革命的主要力量應屬於農工階級；智識分子參加革命事業，應當極力拋棄其小資產階級性，極力求自身的無產階級化。

若是專靠秀才們去進行革命事業，一定會發生下列的弊病！

（一）他們空話多而實際行動少。讀書的先生們都是曾說大話的超等名角，他們平常在文字語言之間，甚麽「肝腦塗地」，「熱血無處灑」等像煞有介事的話頭，是最說得響亮的。不過到了甚麽實際行動，到了要與反動勢力直接搏鬥，亦許要中流彈，挨拳頭，或別樣喪失面子的事情，他們便退縮不前了。他們最巧妙脫卸責任的話，便是『我們認爲我們這種（宣傳教育）工作還未十分做到，所以不可操切，不可妄動，以徒苦我國民』（見醒獅六十二號）。這種話便是一般腐敗校長教職員禁止學生做愛國運動時說的，亦便是一般腐敗官僚禁止人民做愛國運動時說的，亦便是一般虛偽的國家主義者自己不實際參加愛國運動時說的。因爲他們都是秀才，所以都是這樣一鼻孔出氣。

（二）他們有時能有一點浪漫的行動，然而很不容易有紀律的行動。　秀才還是有些富於感情作用的，他們有時看見壞事就會暴躁如雷，要用手槍炸彈對付敵人（學生雜誌中幼稚的作者與李璜博士都有這種論調，雖然沒有那個有膽量自己去幹）；但是，這完全是五分鐘的衝動，想到甚麼便說到甚麼做得甚麼的。　倘若我們指出他們這種辦法於事沒有實益，勸他們要加入有紀律的革命黨，像軍隊一樣的努力革命事業，他們便要拱手說：『你們諸位的熱心與你們貴黨的宗旨，是我很佩服的，不過我吃不來你們那樣嚴格的紀律，而且還有我的「個性」以及我的甚麼甚麼的關係，我只好站在黨外同你們一塊兒做事』。　自然這是最誠樸無欺的秀才纔說話這樣老實；若是狡猾一點的，他還不肯說他自己吃不來紀律，他要想出許多別的花頭，做他不入黨的藉口，例如說：「你們是很好的，但是你們黨裏還有些分子（亦許一萬人中只有一個）品行很不好」；或者說，『我很贊成你們的主張，不過人家說你們拿了俄國的金盧布，而且俄國人佔據了外蒙與廣州（自然這位先生只生了兩只耳朵聽謠言，他的眼睛生來便是不管事的）』。他們說了這些話，於是便自覺很有理由的不加入一個革命黨，一點亦不覺有甚麼慚愧了。

（三）他們有時也做一點不大得罪人的事情，若是要得罪許多人來幹甚麼革命事業，他們便不願幹，因此他們便造作許多理由，而努力造成革命運動中右派的思想。　前幾年過激派提倡打倒帝國主義的思想，他們除了在洋行外國工廠官署做事的人以外，本來樂得贊成的；然而他們還是不敢公然表示態度，生怕帝國主義和他的走狗要為難他們，所以只是站在旁邊看這些不知死活的過激派為中國掙一條出路。　那時候『風起雲湧

的國家主義團體』還不會聽見一點聲響，『醒獅』亦還不會睜開乳眼，那時『醒獅』縱然眞正醒了過來都要假馬兒閉上眼睛，裝作還在睡的樣子，所以左舜生君在前鋒上做了一篇罵留美學生的文都要署個ＴＳＯ的假名　　等到打倒帝國主義的聲浪唱高了，於是『醒獅』亦醒了，國家主義團體亦『風起雲湧』起來了，懿歟休哉，據說共產黨一向還是跟着『醒獅』跑的；若不是『醒獅』在民國十三年雙十節出了世，共產黨在民國十一二年還沒有人引他走路呢！　但是雖然這樣『懿歟休哉』，他們的膽小怕得罪人的天性，仍然與從前一樣的。　他們現在雖然亦講甚麼『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然而離帝國主義軍閥遠遠的站着，說些不痛不癢的話，爲帝國主義軍閥們『小罵大幫忙』。　至是國內學者名流造了甚麼罪惡，本國地主資本家有甚麼壓迫人家的事，他們以爲最好是不要提起。　他們本來不敢反抗帝國主義，然而有一天終着了反抗帝國主義這一句話，居然又用以爲掩飾他們不敢反抗國內特權階級的藉口。　他們說，要反對學者名流是減輕對外力量，要反對地主資本家是挑撥階級惡感——無論有何正當而且必要的理由。　他們明明看見上海總商會不肯與工商學界合作，但他們相信工商學界應與總商會取一致的態度；他們明明看見上海資本家用各種方法欺騙壓迫工人（如不履行罷工條約及其他虐待），但他們相信工人應當與資本家協調。　有了一句反抗帝國主義的話，於是本國特權階級大可以無惡不作，橫豎有『現代評論』『醒獅』等愛國之士爲他們保鏢，替他們罵那些反抗他們的人。　本來這些秀才亦有他們的苦衷，他們都是穿長衫的，而且是體面的世家的子弟，一般學者名流資本家地主或是他們的親戚長輩，或多少與他們有些關

儒，有時他們自己的生活還要倚靠這一般人。　他們如何敢惹到這一般人身上來呢？他們並不是不知道這一般人造了許多罪惡，而且甚至於明明知道這一般人是不革命而且妨害革命運動的，但他們只有兩個辦法，一個辦法是做些眼淚鼻涕滿紙的勸世文，希望這一般人講一點『仁慈』，受一點『感化』，讓他們好藉此有一點理由禁止人家反抗這一般人（如戴季陶，陳畏壘，李琯卿等）；還有一個辦法，是不問三七二十一把那反抗這些一般人的人，硬咬他們是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或者還想些甚麼可以嚇糊塗人的罪名加在他們的頭上，以免他們的思想傳播得滋蔓難圖（如醒獅諸君）。　他們這種做法，在我們看起來，明明是為了要保障一般不革命而且妨害革命運動的人的利益，損害一般需要反抗帝國主義的農工的組織力與覺悟程度，但他們可以完全不問這些事。　因為他們本不像共產黨一樣不知死活的一定要反抗帝國主義，他們本可以不反抗帝國主義的。　要是他們能壓倒農工階級的興起，或者甚至能打倒這些努力於使他們於相形之下很難堪的共產黨，那時幫着帝國主義恢復鞏固了在中國的勢力，『醒獅』還是可以再去睡一覺的，風起雲湧的國家主義團體還是可以不『風起雲湧』的，至於戴季陶先生更可以發表一篇脫卸一切責任的宣言躲在湖州去養病著書。　梁啟超等像這樣幫助了袁世凱段祺瑞幾多次，他們每次於國民黨勢力強盛時，便去幫北洋軍閥『即位』；以後，梁啟超等便又登啟事去著書講學了。　秀才們口裏說革命，實際是幫助反動勢力，研究系等秀才是這樣的；戴季陶派，好人政府派，國家主義派等秀才，亦是這樣的。

（四）他們在革命運動高潮之下，既不敢像革命的左派那樣猛進，又不願受左派之

指導；他們為要妨礙左派勢力的發展，而且為自己要做領袖—不受人家利用—，便會用種種方法激成與左派相爭的右派勢力。所以現在醒獅派啊！獨立青年黨啊！社會民主黨啊！新社會民主黨啊！西山會議所『本店製造』的中國國民黨啊！一定還有的，還要『風起雲湧』的，無論有黨員沒有黨員，這些黨是要一天天多起來的。但是造得成一個甚麼革命的右派嗎？不可能的。他們不但不願受左派指導怕受左派『利用』，他們彼此之間，亦不願受指導而怕他人『利用』，所以他們是很不容易統一的。他們只有一個共同點，便是討厭忌妒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但這不能使他們歸於一致。他們各人都相信只有自己配領導別人，或者更說爽快些，只有自己配『利用』別人；所以他們各人有各人的意見與權利關係。他們可以因為忌妒共產黨而來想個甚麼花頭，自己組織一個黨派，但是他們這個黨派很不容易組織起來。有的人做出高不可攀的樣子，希望組織黨派的時候，他一定可以做一總理；但有些人採取了他的主義的名目，却標出許多小小不同的意見，先自己創一小派，去嘗嘗中央執行委員的資味去了。有的人，出鞠躬盡瘁的樣子，希望組織黨派的時候，他一定可以得一個月薪若干元的位置；但一天只要位置分贓不勻，便去藉一句甚麼理由，登報脫離關係了。而且這些秀才先生們不但自己要得位置地位，他們各人還要扶植各人的黨羽，便在同一黨內，都要使自己有一派勢力，可以壓倒別派。所以他們在組黨以後，還是要大家鉤心鬥角的在黨部以內安置自己的人，擴張自己的勢力，於是引起彼此間的互相猜忌，又拿出甚麼理由，發生出黨的分化。秀才先生們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性格本來天生便是這樣，還要

以爲這些互相猜忌是甚麼人在中間挑撥離間所使然，眞是笑話極了。 這種黨的分化，不一定不是好事，有時亦可以分出一派左傾的人能夠注意接近取得農民工人的力量，以建築革 勢力的眞實基礎。 不過又另有一派可憐的秀才，像戴季陶先生等，既不敢自居右派，又無力打 右派，而同時又不願到左 中間去，於是造出不左不右的學說來。

結果呢！ 左派是反對這種話的，右派却拿這來用爲攻擊左派的材料，盡量利用以求達他們自已的目的。 若是這個秀才想要出來申明他的本意呢，右派却不像左派對他們文明，他們赳赳武夫，最出色的行頭是打架綁票，眞是『秀才遇了兵，有理講不淸』啊！

戴季陶派！ 咳！ 可憐！ 不過是反革命派的玩具罷了，被人家强姦了還不敢哼一聲呢！ 這樣的一些秀才先生們，造起反來卅三十年亦不會成功的，豈但三年不成？秀才先生是會說的，尤其是會『造』理論的，若是把革命事業專靠他們，越說得多便越做得少，理論越多派別越紛歧（實”還是派別越紛歧，所以理論越多，因爲理論是因爲要分派別纔造出來的）；這樣下去是永遠不能成功革命的。 所以我們反對『士大夫救國論』，相信只有無產階級能夠領導各階級從事國民革命。

列寗主義的理論和實際（續）

斯達林著
谷二譯

第四章 理論

第二國際的人們常常申說——至現在還這樣申說——：在民主的資產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之間有一個深潭，至少須經長時期——數十年甚至數百年——始能走過，在這長時期中，

讓已得政權的資產階級發展資本主義，無產階級積聚自己的勢力，預備與資本主義決鬥。當這帝國主義時代，這理論全失科學的論據，反足表現資產階級借此隱藏反革命的陰謀。因爲現在是帝國主義當權，包含着劇烈的衝突和戰禍，先前所稱爲『隆盛』的資本主義已成爲死殭殭的，而革命運動瀰漫全世界，帝國主義扶植各種反動勢力，聯合貴族專制政治甚至封建農奴政治，追使西方無產階級革命勢力與東方民族解放運動有聯合團結的必要。這個聯合戰線，尤爲需要，因爲要撲滅封建政治，舍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外是不會成功的。——無可疑慮的，當帝國主義時代，在一個稍爲工業化的國家，中產民主革命的終局，必變成無產階級革命；俄國革命史，已把這理論的準確充分證實而不容異議了。所以在一千九百另五年俄國第一次革命的前夕，列寧在他的小冊子『兩個策略』裏，稱中產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的革命是俄國革命的自然的兩幕，其不可互相分離，猶之一個鏈環上的兩鏈節！

『無產階級應當努力督促民主革命，達到極盡點，集合農民羣衆，藉以一面破滅貴族政府的阻力，一面防止本性搖動不定的資產階級變叛。然後力行社會革命，集合半無產份子，藉以一面破滅資產階級的阻力，一面防止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搖動叛變。這工作就是新『火星』報一派在他們論辯上及議決案上十分引爲自任的』。

我不必再述列寧晚近的著作，因爲，以後資產革命化爲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解釋得更清楚，已成爲革命理論的基柱之一。

有些共產主義者，信列寧至一千九百十六年始抱此意見，在此時之前，彼尚謂俄國革命的終局，不出資產階級範圍之外，政權移到資產階級，不會到無產階級的掌握。此種意見

好似已流入共產黨報紙，其實這意見是完全錯誤的。

我祇要引證一千九百另五年列寧在第三次布爾什維克黨大會的演說詞，便可明白，在這詞中列寧描摹無產階級及農民的專政。換言之，他認民主革命的成功，爲繼續戰鬥的工具，非保持秩序的工具。

復次，我可引述一九另五年『臨時政府』篇中，列寧述俄國革命的發展說：『本黨領導羣衆，務使此俄國革命運動，不以數月了之，必使其拖延至數年，務使此運動不因當局細微的讓步而完畢，必須達到完全推倒政府的目的』。

列寧繼述此革命與歐洲的關係，『假使我們的運動成功，則革命潮流必風起雲湧，瀰漫全歐，歐洲工人不能再忍；對資產階級的反動，必繼起革命，認定目標，於是革命的衝動必由歐洲再反響至俄國，革命時期，因能縮至數年而完成』。

我可再引述一九十五年列寧寫的『反對潮流』！

『無產階級爲爭取政權，爲共和國，爲耕地公有，爲非無產階級的人民將貧產階級的俄國從封建軍閥或帝國主義所謂沙皇政治中解放出來，而奮鬥，而參加革命。爲無產階級的利益起見，脫離沙皇宰制及大地主的淫威，非爲助富農壓制農工，實爲聯合歐洲無產階級完成社會革命』。

最後我可引述『無產階級革命與反叛者柯祖基』裏那有名的一段！

『革命進行的事實，完全證明我們推論（即指前述的兩個策略）的正確。起初，無產階級聯合農民羣衆，並行反抗皇室，大地主，以及一切中世紀的陳跡（直至此，全是中產，

民主，資產的革命）。然後，聯合貧農，半無產者，以及一切被剝削者，由工人領導會攻資本主義以及他的農村代表者——富農，商業投機者，於是完成社會革命。第一步革命與第二步革命之間，不同的祇是參加革命份子中無產階級和貧農的成份。於兩步之間強加隔牆，不過是欲牽強附會馬克斯主義，實行自由主義而已』。

但既如上述，列寧何以反對『永久』的主張呢？

因爲列寧要充分應用農民羣衆的革命慾望，和革命能力，藉以根本剷除沙皇政治，而過渡至無產階級革命。而主張『革命』無間者，不明瞭俄國革命運動中農民的地位的重要，輕視他們的革命力量，以致阻礙他們脫離資產階級的宰制，而失其幫助無產階級的能力。

又因列寧以無產階級奪得政權爲革命之完成。而主張『永久革命』者以奪得政權爲革命之開始。不知如此做法，他們已忽略農奴制的仍舊存在，輕視農民革命力量的偉大，因而有礙農民集合於無產階級勢力之下。

所以列寧反對主張『革命無間』的一派，並不因爲他們要永遠革命，——這點列寧從來未曾不贊成。——祇因爲他們輕視無產階級偉大的後備者革命農民的地位。

『永久革命』不是新意見，一千八百五十年馬克斯在『對共產主義同盟會的演說詞』，就早已發明，俄國的『馬克斯主義者』就是根據這點，但經他們變換地位之後，這理論就失其實用，經列寧的巧心整理之後，這『永久革命』的理論，始現眞相，而成革命理論基礎之一。下面的就是馬克斯列舉共產主義者，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所應提出之要求之後，對於革命無間的議論：

『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黨員，希望於上列要求得到勝利時卽停止革命，而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工作是：非到一切有產階級——無論大小——都放棄政權，無產階級爭奪政權已完全勝利，世界各主要國的無產政權能統領其無產階級的大多數，和生產的主要工具已集中在無產階級的掌握時，當力使革命永久延長』。

第一 這就是說：馬克斯，不和俄國的所謂馬克斯主義者一樣，並未主張以無產階級政權的建立，而直接爲一八五〇年德國革命的開始動作。

第二 馬克斯僅主張於依次撲滅資產階級各派別，無產階級能力發揚，革命的曙先照耀各國之後，於是以無產階級攫得政權，爲革命的完成工作。

所以，俄國的所謂馬克斯主義者，不但已輕視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地位，並且把馬克斯『永久革命』的意見曲解，而失其效用。

這所以列寧嘲笑他們的理論。

這所以他稱這理論是半門雪維克主義。 說：『他們從布爾札維克主義者借革命奮鬥精神，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理論，而從門雪維克主義者，借得否認農民重要的理論』（參觀『反對潮流』中『革命的兩條路』一篇）。

以上所述就是列寧對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化爲無產階級革命，和利用資產階級革命爲無產階級革命直接過渡的意見。

請再細說：從前大家認爲革命不能在一國單獨勝利，因爲欲打倒資產階級非合全世界或多數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力量不可，這觀念已與事實不符合，現在無產階級的勝利，必須先

在一國成功，因爲在帝國主義盛行的時代，各資本主義國家，無平等均衡的發展，再加以社會內部的矛盾，必然引起戰禍，使各國革命運動澎湃，以致無產階級在國家參差的成功，不僅可能，並且是必須的，俄國革命是個鐵證。　舊理論之中，祇有說明無產階級打倒資產階級有必要的條件，此等條件不具備，無產階級不能取得政權的一部分是應當保留。

列甯所說的這種條件，是：

『一切革命證實的，尤其是二十世紀俄國的三次革命所證實的革命的基本定律如下：爲革命的勝利，僅僅是被剝奪者和被壓迫者懂得舊生活不能再忍而起要求革命，這是不夠的，必須剝奪者也要不能照舊度日，照舊統治。　祇有當羣衆不滿意於舊政治，統治者不能照舊統治時，革命方能成功。　換言之；革命非當全國普遍的逼迫危機，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均感困苦時候不可。　照這眞理，要革命必須第一，工人的大部分（至少工人中有思想的，已覺悟的，能政治活動的大部分）充分明瞭革命的必要，願以生命犧牲。　第二，統治階級必須適當政治厄運之下，使最下層的羣衆能注意及政治，這種平素麻木的勞苦被壓迫的羣衆，一時鬨動而參加政治者立加數十倍數百倍，——這就是每次眞正革命的現象，然後聲勢宏壯，力量偉大，足以挫抑政府而推倒之（參觀『左翼共產主義』第九章）。

但在一個單獨國家，推倒資產階級建立無產政權，尙不足補社會主義的全部勝利。　因爲社會主義的主要工作，卽社會主義的生產組織，尙須完成。　沒有多數先進國的無產階級的共同努力，我們在一國能否切實的獲得社會主義的勝利呢？　當然不能！　一國的無產階級能推倒其資產階級，這是歷史所證明的但依照社會主義規程實行社會主義的生產組織而要

成功，那末，一國的努力是不夠的，尤其像俄國那樣的農村國家，如要勝利必須得多數先進國無產階級的援助。　所以一國的革命勝利的責任是去發展幫助他國的革命，他的價値不是獨立的而是專爲輔助及促進他國無產階級革命使其成功。

列寧曾把這意極概括地說：『一國革命勝利的責任，是盡力於喚起，輔助，和發展他國的革命』。

記者按：斯達林此書，已由廣州某君譯出，題爲列寧主義初步不日可以出版，本報爲節省篇幅計，從下期起停止登載，即希愛讀諸君購當譯本可也。

再告天津的學生

有功

奴隸的教育，黑幕的南開北洋新學書院，成美及其他各學校，沒有一個不是專制的。我是一個親身受過這種教育的青年，曾在南開住了三年，對於天津各學校的內容，知道一點，尤其對於母校南開，格外明了些。　前幾天看見了仁靜先生在本誌發表一篇告天津的學生（刊在02期），說的痛快淋漓。　當時我就不由的起了幾種感想；就草草的寫了一篇再告天津的學生，使讀者格外知其眞相。　請先看看南開：

南開是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洋式學校，他代表的是貴族式的資產階級，所以學生多半是公子少爺。　爲了這些原故，不得不以『迎合貴族的心理』當做教育的標準！　貴族老爺怕的是『新思潮』『解放』『平等』『革命』等。　所以學校就用愚民政策，關鎖學生之腦筋，恨不得把學生的思想，壓轉到太古時代，越頑固越是他的目的！　這樣他抹殺一

切，專門講他的『古聖哲言』，『守分安命』，好好的讀英文，預備到美國留學；老老實實的學理化，畢業後做個工程師；再不然就是不做什麽事，也不失爲一個體面的公民！ 用很嚴厲的攷試，平常試驗，月攷，學年攷試，逼着學生用功。 如有二門不及格，就有被開除的危險。 學生因爲能力不及，有的還要半夜起來到有路燈的檐廊下去讀書。 南開的俗語，叫做『開夜車』。 這樣子忙，那裏有功夫去活動，就連報紙都沒機會看。 學校的教務課就利用學生不看報和雜誌的理由，把所定的大半刊物，拿到教職員休息室了（另外還減裁了好多）。 教職員何時看完，才能拿出來教學生看哩。 假如外面要是與學生寄來各種刊物，學生不能直接向號房去拿，還得到訓育課去領，眞是不自由極了！ 不但只此，管理員整天間巡來巡去，寢室裏監查，課堂裏偵探，誰要是說幾句不滿意學校的話，立刻就警察似的帶到萬惡的訓育課，汚罵一頓！ 甚至以開除恫嚇！ 一舉一動，都受他們干涉；這樣子辦教育，無異於帝國主義者對弱小民族遞『哀的美頓書』啊！ 有什麽教育可言哩！ 學校本身就是警察廳，管理員同時就是偵探，巡捕；把學生看做流氓，匪犯，扒手，無賴，更有什麽教育的意義呢！

看哪，自從南開成立以來，現在已經二十一年了。 畢業的學生，差不多三千多了，請問有幾個在社會上做了些爲羣衆利益的事呢？ 不是同那些在校的教師管理員一樣嗎？ 現在在校學生有兩千人，請問誰做過一點民衆運動？ 不是讓他們害死了嗎？ 這種教育，比拿白刀殺人都兇烈些！ 學生們昏迷不醒，只知到留美騙博士，去唐山做工程師，在下邊當經理（下邊在英日法租界，那裏洋行銀行工廠很多，所以南開學生一開口就是下邊做（Man

ager），如何能喚的國民革命，打倒軍閥官僚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買辦啊？　他們看一切民衆運動，都與中國不關痛癢。　校長張伯苓曾經在五四紀念對着學生說道：孩子們跟着大家遊行，跑來跑去，跑的氣充滿喉，跑的氣喘不息，這是沒一點用處的，日本人不怕的，反而表示你們沒出息。　最緊要的，還是大家平心靜氣回去深思，把遊行的精力聚積在苦學。　又說『大家都成爲一個深沉博學的人，中國有了健全的人來統管，慢慢的政治就上軌道了』！這幾句話，我眞不懂的怎麼講。　這眞是他老先生特出的見解，辦了二十餘年教育的好成績，大發明，我眞替他恥羞。　遊行示威沒出息，沒一點好處，難道是他這種奴隸教育有好處嗎？　還高超些嗎？　中國辦了好多年教育，自今很少見着健全人才爲中國做好事！　也少聽過傑出的領袖，對民衆有犧牲精神。　差不多個個人都是自私自利掛着光明磊落的招牌來騙人。　還用張老先生再來造就，做此多餘的事嗎？　待他老先生把教育辦好，造出人才再來救國，到那時中國也許亡了！　爲什麼呢？　他造就的多是些蠹蟲，或麻木不仁，或做我們勁敵的得意的工具，這樣，才眞算是與中國沒一點好處。　我們中國在列強分割共管之下，人民流離失所，屍橫遍野，生計艱難的慘狀中，堂堂教育界領袖張伯苓，不但不指導青年學生做爲被壓迫民族可憐無衣無食的工農階級的自由平等種種解放革命運動；反而不顧國家的安危，時代的要求，居然關了門演復古把戲！　讀經呀，孜典呀，周禮呀，四書呀，或者讀幾句古文，就算是新學識。　教員上了課堂，不是講趙盾弑君，便是說 From hsg' to An Questions 等等死板的玩意。　最可恨的，就是在南開學校裏大傳洋教。　將我們公敵的先鋒隊——基督教及其青年會——勾結進來，大肆橫行。　所有南開的團體，會社，合起來

都比不上一個青年會熱力之大，可以想見！ 用跳舞會、遊藝會的法子吸引學生入會；間或有幾位頭腦清明的，不甘心受他的愚弄，於是就拿點小惠引誘，比如，入了會可以到青年會洗澡，理髮，打球，夏令會不買車票，住醫院優待半價等。 如此收買青年，學生，注射毒劑，拉人上基督教的當，迷信猪仔耶穌，崇拜么麽上帝，減殺青年熱忱愛國的赤心，麻醉人家，使一輩子不能覺悟，永遠沒翻身的機會。 我想凡是有良心的熱血動物，都應不平。可是在我們反帝國主義極熱烈的時代，非基督教大運動的今天，南開敢於助基督教的發展，公然表示他與帝國主義者站在一條聯合戰綫上來與我們宣戰，這眞是混蛋極了！

此外南開校務會議禁止學生自由開會，出版，組織團體，如果要開會，須先通知訓育課，學校方面派人去監視，叫做指導員！ 說到出版，越不能自由，每出一刊，必先送交教務課審查，明明地說，是修改和指導，其實那有這一回事哩！ 因之，有許多稿子，丟掉不登。豈有此理！ 去年朱君在勵學上發表了一篇批評管理員的文，大受學校的懲罰，後來訓育課尹某還報告橫蠻的張伯苓，開除呀！ 記過呀！ 鬧了好久，結果經大衆辯護，才算是了事，把所印出的刊物一齊沒收！ 大家記的能？ 去冬南開罷課風潮，鬧的轟轟烈烈的，不是因爲學生在南開半月刊上登載了一篇沒有署眞名的批評學校的大作嗎？ 不過是用客觀的人先來批評，其中有幾句如『輪迴教育』『草包博士』（指教授）『拜金主義』（因學校常罰學生大洋），本來，說的很對，却是刺到他們毒心上了，於是教員全體辭職，挾持開除作者的編輯；同時慣用高壓政策的張伯苓也以學生妄造『謠言，汚辱學校，有損校章』要強迫學生承認是錯；並指出作者的姓名，開除了事，學生恨的不了，當背學校全部毀壞了，瓦解

了，也不指出作者的姓名而認過，後來得雙方退讓，才解決了（這兩件事，都在出版自由的時候）。 由上面這兩件事，就可見學生是受如何拘束了。

至於組織團體，如學生會等，更是夢話，張伯苓說：『南開所以不鬧風潮，就是因爲學生很安分，最大的一件事，還是在沒有學生會，一方面可以使我們南開的學生不和他們外邊的壞學生運合，他方面可以教大家在校內好好讀書，用不着問什麼政治』。 張伯苓怕鬧風潮，怕學生有組織，有團結，容易反對他，所以他不讓學生組織學生會。 同時他站在貴族階級觀點上，所以反對干涉政治，及一切民衆爲爭解放的示威遊行。 就連帝國主義者及軍閥他都不想打倒，還能說到國民革命，社會革命嗎？ 因之他連國民黨都不贊成，反對學生加入國民黨。 我們看他對於孫中山先生的批評就曉得了。 今年孫先生逝世後，各處都開追悼會，痛傷中山先生之死。 惟獨南開，清華，不然；經晨報京報諷刺，清華才開會追悼。南開後來因學生質問多次，才開追悼會。 且看他老先生的演說罷，他說：『孫中山這個人的志向很教人佩服，他的精神始終不變，革命到底。 不怕吃苦，堅忍耐勞，實在是我們人人應該都有的。 但是救中國，不一定就是革命才能夠的，各有各的方法』。 眞是不值一笑，本身不懂革命的意義，配來批評人嗎？

南開同學們啊！ 你們呻吟在黑暗的地獄裏，任由那些專制魔王來壓迫 剝削了你們的自由，錮錮在鐵牢裏頭；汚蔑了你們的人格，逼你們跟着他做洋奴；盡量的愚弄你們，使你們死氣沉沉；消殺你們愛國的熱心，教你們同着他做走狗，這是什麼的教育?! 何等的殺人?! 諸同學還不起來一致的做反抗的運動嗎？ 要知道，他這種陰謀毒辣的手段，是我們公

敵帝國主義者的慣技，是反國民革命的，大家應當拚命的把他剷除啊！

組織我們的學生會！　集會自由！　出版自由！　廢除奴隸教育加入惟一救國救民的政黨——國民黨！　與帝國主義者軍閥和走狗反動派決一死戰！

以上是對於南開的情形，至於北洋，新學，成美和公私教會學校，其專制黑暗和南開差不多或許還要甚點，這些學校都是一種奴隸教育的機關，不是準備學生替洋大人做買辦走狗，便是做個小官僚小政客，至於住學校，不過是個門徑罷了，所以他們的學生，都是一肚暮氣，等於死人，中國的大勢，他們更是不聞不問的，更有何方法解決呢？　他們和南開犯得一樣的病，因之我盼望他們的學生和南開同學實際上連絡起來共同與壓迫者奮鬥！　大家都得到解放！

告保定的青年同學

無畏生

——當迅速的組織學生會

我們大部份是有血氣具剛強意志的青年，惟其如此，我們特別的富於創造的天機，潛伏在我們的玉潔的心裏，一經啓發，即自動的表現出來。　固然有一部分墮落的青年同學，迷戀骸骨，得過且過，悲觀厭世，束縛於傳統思想，服從威權。　或是所謂青年文學家、自諱其現實生活上的屈辱，而高唱其精神上的勝利，欲藉文學之沉醉作逋逃者，這實在是可憾的事。　但這樣的青年，我確信是佔少數吧？　多數青年同學，若不是受屈服的奴隸化的思想所蒙蔽，惟利是圖的思想所引誘，我想絕不至墮落吧？

但是不幸，僅就保定的青年同學來說：受一般逢迎官僚，勾結軍閥，自私自利，冷血動物式的教育家（？）所愚弄，所造成一般怠惰，盲從，傀儡式的青年同學，反毫不自知，這是如何痛心的事啊！ 進一步就事實來說；育德中學是保定號稱先進的學校噢！ 但不說猶可，說之眞令人酸鼻，這學校的校長與教務長，誰不曉得是直系的走狗相賄選議員，僅就他們個人的人格上已是卑賤墮落了！ 而他們對於同學方面更是極其壓迫，「五卅」大屠殺發生之後，覺醒的同學，怒憤塡胸，熱血沸騰，他們——學校當局——不但禁止同學們作愛國運動，反倒革除了愛國奮鬥的同學，說他是不守校規，不堪造就。 那時恰當奉系軍閥盤踞保定的時候，若說不是秉承 軍閥的意旨，誰又肯信？ 這次政變國民軍到保後，有志的同學們，正想作一番大的宣傳，喚醒民衆，爲促成國民革命政府的先聲，而學校見同學們勢力太大，乃用他們最後的手段，多方面來壓抑，不準告假 不準出校門一步，更無事尋錯來責難同學。 另一方面，大唱讀經，高喊崇古（校長屢次講孔子之大道，孟子之賢明，實爲「束髮小生」必效的先聲，一年級必須讀論語，三年級必須讀孟子，記得同學孫君曾作文反對，教務長大加痛斥，罵爲越軌的行爲，其他類此者尤多）。 這何嘗不是秉承了狗屁的老虎總長章十釗「讀經救國」的意旨呢？ 此外的任用私人作其走狗，本爲半公半私的學校，而經濟反不公開，從中舞弊，更聘請了一般復古式的國文教員（三年級作文題曾出過「擬蘇武答李陵書」，不許加自己的意見，而必須是蘇武的心情口吻；這種作文題是叫我們活人替死人說話，同學王君稍加駁辯，國文教員怒氣衝天，非要辭職不可，校長聞知，大罵學生爲冷血動物）來壓蔽同學們的思想，使同學們完全成爲服從的奴隸。 此外，第二師範學校，校

長曁曾與李景林同過學的，於是勾結更爲順便，更爲牢固，壓迫學生，也愈行毒辣，「五卅」中禁止學生出外講演，禁止散傳單，禁止看所謂「過激」的書報，更革除了爲本身利益而反對飯桶不如的教員的同學。　第六中學，校長頑固已極，照例的也革除了爲「五卅」奮鬥的同學八人。　第二女師因校長被校外人攻擊甚烈，無暇壓迫學生，但一般腐敗的教員，也實在令人作嘔！　其他如培德，民生，大中職業，甲種工業，志存各中學，雖然成立的不久，但學校當局壓迫甚烈，一般同學，已被欺騙得失了自覺，所以竟無反抗的表現。　其他一般教會學校，黑幕重重，以讀經爲要課，以外國文爲主目，更禁止愛國（崇眞法人立的中學，校長曾警告學生不準看報，不準愛國，並言愛又何用呢）。　這一般同學已差不多被薰得萎靡沉醉了。

處在這種情況之下的保定青年同學們，在這種踐踏之下，我們甘心屈服嗎？　若其不然，首先當組織起學生會來，——這的確是我們自衛而禦敵人之襲來的武器。　藉此，我們可解除一切的壓迫與束縛，更藉此爲我們改革學校一切惡弊的後盾。　同學們：我們忠於良心，爲了自身的前途計，實在當刻不容緩的組織起學生會來，作我們奮鬥的工具。　請看校長剛爲了自已的利害關係已先於我們而組織起來了，早已一鼻孔出氣，同樣的來施其壓迫的手段，致陷我們數千同學於黑漆的地獄裏，雖然引起一部分人的自覺而發生出反感來，但散漫的力量，是微小而不足恃的啊！　我們當毫不懷疑的組織起學生會來，結成同學們的聯合，而向校長團進攻啊！　更藉此要喚醒沉迷已醉的同學們，與我們結合起來，憑藉着鐵的紀律，剛强的毅力，要不打倒校長團，誓死不休啊！　況且「團結卽勢力」，已是人人所承認的

，壓迫者已無所不用其極，被壓迫者豈能不團結起來反抗嗎？　至於一部分未覺醒的教會學校的同學們，我們更當藉學生會的力量，去喚醒他們啊！

保定青年同學們．要圖謀解放嗎？　要鏟除壓迫嗎？　請迅速的在各校內組織起學生會來，更當組織起保定的學生聯合會來，勇敢的奮鬥罷！

（去年保定曾有九個學校組織起學生聯合會來，但團結不鞏固，終爲校長們所破壞，至於瓦解，今年的學聯會，更是有其名而無其實，而加入的學校僅有七個，被校長團又將摧殘得不堪了！　而育德中學校長更禁止加入學聯會，所以我們當重整旗鼓，再接再厲的去團結鞏固，並且普遍的加入，而擴大其勢力，要鼓着堅忍不拔，不屈不撓的勇氣，不得到最後的勝利不止）。

軍閥，經心兩湖派，國家主義者圍攻中的武漢學生　止戈

這半年來，武漢的學潮，有與前絕然不同的一點：以前某校發生風潮，旁的學校都取旁觀態度，以爲事不關已；而這半年的學潮，不論發生於何校，旁的學校都能一致的積極援助，視爲已事，這確是學生們團結意識進步的表徵。　自從文大學生豎起驅逐軍閥校長的旗幟以後，接着二中學生又起來驅逐他們的校長——經心兩湖的老怪物。　在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學潮裏，其他各校都能一致援助，嚇得經心兩湖的怪物們屁滾尿流！　一方面教育廳長——兩胡派——以辭職逃出學生的包圍，一方面假追悼周樹模之名，在一師開經心兩湖派全體會議（蕭耀南亦到），商量壓迫學生的辦法，於是不數日而有督辦兼省長的整頓學風的皇

皇大令。 在這篇大令裏，精采的話很多，今擇其最精采的錄於下：「……倘再有罷課結衆請願之事，其爲首滋事之學生，定卽除名重懲；設有開會援助借事要挾情事，卽全體解散；推而至於全省學校一律解散，亦在所不惜。……」 經心兩湖的怪物們，得到了這個命令，喜得什末似的，以爲從此可以高枕而臥，安然無憂了；教育廳長也銷假視事了！ 誰知學生竟是這樣的胆大妄爲！ 他們奮鬥的精神並不稍減於前。 接連又是附中學潮的爆發。

附中被蕭耀南解散了！ 經心兩湖派從慫恿蕭耀南來摧殘二中的學生。 十日早五時，大隊警察包圍二中，逮捕正在夢中的學生八人，解往第一警察署。 武漢學聯得此消息後，卽召集各校代表開緊急會議，決定全體赴第一署請求釋放。 下午八時至警署，署長及負責人員均避不見面，各校代表決定不達到釋放被捕同學目的，誓不出署，於是七十餘人，遂在署內忍受一夜飢寒。 十一日各校得代表被鬥警察署之消息後，先後不約而至者凡十餘校，一千餘人，聲勢洶洶，署長無法，乃聲言解往武昌縣，而學生則欲解往教育廳，行至分叉路口，遂起衝突 羣衆將被捕學生奪出，還其自由，羣往教育廳，教育廳長早已得訊逃之夭夭了。 羣衆見廳長已逃，乃在廳內開會，決定赴督署請願，同時爲英美香煙工廠廠主打死中國女工舉行示威運動，正開會間，忽聽第一師範代表報告道：敝校同學出來參加遊行，而校內一部分反動分子，竟在校內召集會議，欲乘機推翻學生會，因此敝校同學不得不先行回校，以防破壞學生會。 及至該校學生回校，反動派已將學生會一切印信公文焚燬，兩方衝突立起。 這些反動派主要的脚色，就是『內除國賊』的國家主義者！ 羣衆在教育廳候至十二時，陸續到者又有十餘校，不下三千人，乃出發遊行。 隊伍至督署，蕭耀南卽派大隊軍

警，阻止前進，羣衆大憤，高呼衝進去，於是遂與軍警發生衝突，軍警以刀尖槍柄向羣衆猛攻，學生受傷者不下三十餘人。 學聯示威大旗及各校校旗多被毀壞，移時秩序勉強恢服，羣衆至公共體育場，議决全體罷課。

反動的國家主義者，對於這次運動是不贊成的，他們聽說校旗被毀，乃借題發揮，要求學校當局開除參加遊行學生，他們要參加遊行學生賠償校旗，向同學道歉，如高級中學是。湖南旅鄂中學也發生同樣的情事。 誠然，扯毀校旗是學校的恥辱；但這恥辱是誰給我們的？ 是軍閥給我們的呀！ 軍閥給我們的恥辱，你們不責備軍閥，倒來責備學生，是誠何心哉，不過表示你們同經心兩湖派一樣，都是軍閥的走狗罷了！

武漢學生諸君！ 奮勇呀！ 猛攻呀！ 緊緊的團結着上前呀！ 打倒反動的蕭耀南軍閥及他的走狗——國家主義者，兩湖經心派！

渭南農民運動的成績

宗。適。

渭南是陝西最著名的一個縣分，自來土地肥沃，物 豐富，人民的生活條件也非常滿足，但自近數年來，却屢遭着不好的命運。

（一）軍閥的騷擾：客歲鎮嵩軍和馮子明開火，把渭南渭河沿岸做了戰場，人民在槍林彈雨中討生活，一時到火線上去抬死傷的兵士，一時又在陣前去掘戰壕，牛馬給丘八使用，糧食給丘八亂吃，自己餓着肚皮終日勞苦不說了，有時竟要捨了自己的性命！ 及戰事結束，孫岳督陝後，此種狀況仍未十分改良，派款，拉車，鄉間人被丘八拷打，辱駡等事常有所

開！

（二）土匪的搶刼：「無兵非匪，無匪非兵」，這話卽是說，兵卽匪，匪卽兵！　所以這裏所謂土匪，實卽丘八耳！　他們夜間的搶刼，那是像吃家常便飯一樣，不爲希奇！　卽光天化日之下也換鞋脫衣的來打刼百姓！　百姓們夜不能安䀢，白晝也不敢遠行一步！

（三）貪官汚吏之橫征暴歛：預徵十六年的糧，派柴，派草，加稅……還有什麼借款啦，富捐啦，更是層出不窮！

（四）惡劣紳士之魚肉把持，値年甲長之敲詐吞掳；加之連年風雨不調，旱澇不均，以致民力凋敝，農民生活日益困難！

因此，黠者流爲盜賊土匪，富者納錢買活官紳；窮而怯弱者則排徊於十字路口，沒知所從！

好了、猛不料斫開一條新生命之道，並且聽見有人在喊着：「來！　來站在農民協會的旗幟底下！　那漂泊可憐的人們呵」！　誰不願意去呢？　凡是彳亍在歧道中的人們，恐將「捨此沒由」了！

自東張村的人們站在農民協會旗幟底下後，附近北張蔡張等村的人們，好像狂了似的也想站在農民協會旗幟底下！　接着淹頭村的農民協會又成立了！　淹頭村附近如甘家莊靑正堡等村也一樣的喊着說：「我們願意站在農民協會的旗幟底下」！　這樣的現象，是如何可喜的事哟！　但這究竟是什麽原故呢？　他們怎麼這樣不遲疑的站在農民協會旗幟底下呢？　開個玩笑吧：只因爲我們縫了一幅很美麗的農旗在各鄉村張掛了一回！　正經的說吧：

實是我們一張嘴巴之功！ 鄉村的農民：他們雖感覺到他們生活上種種痛苦，但他們不知道怎樣才能解除這種痛苦，解除這種痛苦有什麼方法。 我們指示他說「農民協會是能解除你們一切痛苦的」。 他們又怎能不站在農民協會旗幟底下呢？

農民運動在中國尤其是民族革命時代的中國，是特別的重要；我們希望中國革命成功，必須儘可能地系統地鼓勵並組織各地農民逐漸從事經濟的和政治的爭鬥！ 沒有這種努力，我們空想中國革命成功，那是絕對的不可能！

革命的青年們，請了！ 請趕快到民間去吧！

農民協會成立之萬歲！

平民革命萬歲！

記者按：本社同時收到武維化君之來稿，亦是講渭南農民運動的情形的，可互相參照，幷錄如下：

在軍閥蹂躪下之渭南的人民，現在已是風起雲湧不約而同的團結起來了！ 現在已有農民協會三處，又數處還正在組織期間，不日可開會。 月間已成立之東張村農民協會，會員有三十餘人，其精神真令人不勝欽佩。 未成立協會之東張村，每晚土匪遍野，槍聲不絕；現已不但此村無槍刼之事，即鄰村亦多藉以暫安。 此村之行政權，現已完全操諸于農會，即從前各小盜至此，也都不敢偷盜矣！ 現由農會業已辦出平民夜學校，每晚會員一定要來夜校讀書，非會員者聽之。 有時他們竟不許丘八進村來派款。

由以上農會之情形，看不但我們欽佩，而全渭農民莫不羨慕；故有許多村子現正在要求

我們給他們組織農會，我們現正在籌備期間。預備把渭南全縣的村子都組織起來！組織一個縣農民協會。然後再由縣而至於省，把全陝的農民組織起來！組織一個省農民協會。這是無可限量的，不過把渭南作一個先聲罷了！

全陝同胞們！渭南農民爲什麼要來組織起來！這于他們有直接關係的。因爲他們年來受痞紳土匪多層的壓迫，軍閥帝國主義之剝削；束手待斃，沒得法子，而始來組織協會以自衛。我們再想想：在中國這樣黑暗的政治之下，我們若再不自救，那只有死的一條路了！

妖氛籠罩的江西

控。賊。

方本仁督贛以來，壓迫學生，不遺餘力；當五卅運動時，封閉學生會，逮捕焚香烟的學生。近來更凶餤萬丈，瘋狗亂咬，前幾天在火車站上捉去六個學生，其中趙醒農君和陳灼華女士，是被選爲出席廣東國民黨全國大會的代表，因有幾個假告，他便硬加以「過激黨」的名目，現在還監禁在軍法處！昨天又封閉一平印刷所，聽說是以「代印自由人其中語多過激」的罪名封閉的。又封閉黎明中學，因該校學生的思想活潑進取。並且連日大檢查各校書店，最可笑的，就是檢查明星書社，凡有「青年」兩個字的書報，都指爲過激，一概沒收，內有談文學的，如青年之友，也同樣倒霉。

教育廳長朱念祖，是方本仁的一隻馴狗，月前曾召集過一個什麼「教育行政會議」，提議禁止學生參與政治運動，現在又發起一個什麼「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辯論會」，以「愛國運

動與求學能同時並行否」爲題，他的目的，在盼辯論後，得着一個「愛國運動與求學，不能同時並進，學生當專心讀書」的結論，然後一般學生，都關到圖書館裏去了，那末軍閥安安穩穩，長命富貴（因爲打倒軍閥，是愛國運動中一個重要口號）；自然他的廳轎子，也可隨之多坐幾年；即如現在出幾個錢打幾個金質銀色獎章　豈不很上算麼？

江西青年們！　反動勢力，一天一天利害，我們還能夠「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死讀書，不快點挺身起來，和這些惡魔宣戰麼？

戰爭中之山東狀況（山東通信十二月十五日）

王哲民

自浙江孫傳芳挑起反奉旗幟以來，山東全境——尤其是濟南青島的民衆，就由所謂軍閥式和平時代，轉入非常的恐怖時□了，此時——張宗昌領兵赴徐州之時，的情形以及最近在戰爭□沉中的張宗昌反動，各處商人農民的暴動，在報紙很少見着，我作這篇報告的意思也是爲的這個。

（一）非常恐怖時代之山東——楊宇霆一敗到徐州，張宗昌奉命佈防之時，在濟南青島等處拉夫之慘，實張宗昌殘暴性達到最高點之時；有一天我從學校到商埠去，走到趵突泉前門，見一奉軍，官用指揮刀不三不四的向一個洋車夫打，洋車夫跪在地下大叫『不去』！

在各縣則命縣長抓二百輛大車各帶人夫及牲口，附招五十名新兵；我因事回家（青州），見我的叔叔被老總（兵）打了一頓，終久把車及我叔叔抓去了，隔家二匹馬套在車上，一拼向前線去了！　全家大哭不住，現在我叔叔還沒有音信呢！

（二）徐州大敗後的商人農人暴動——張宗昌到山東來一切苛稅，爲S生在嚮導一三一期上述盡，人民的痛苦，亦云慘矣！　在開戰時，軍費的籌備，亦現巧婦不能做無米之炊的

狀況，不過大敵臨境、只好再殃及已枯如柴的山東民衆了，于是電事特別捐已不止一次，全省推行房捐，四次加田賦，同時進行，但已枯如柴的山東人民如何能担得起哩」！　于是周村的商民于十一日十日火燒房　局，當場斃死稅官三人，潘復（代理督辦）的衛隊旅去攻打周村，周村商會允攤五萬元的軍餉完事：在這事以先　有濟甯罷市風潮，亦爲反抗房捐，火燒潘復住宅，驅逐稅官等等亦鬧了個不亦樂乎！　最近濟南商家怕張宗昌臨走放搶不敢開市！不敢說罷市，只說：停止營業，淸理賬目，全倒，出租；……他如膠縣之打死縣長（或云其弟）廣饒之抗糧（田賦），鉅鎮農民武裝抗稅；平原紅槍會預備刼車……斷張宗昌北退之路，都表示出山東民衆時時軍閥下的決心！

（三）最近張宗昌的反共產運動——張宗昌眞算張作霖的嫡系，對於愛國運動，不惜用最殘暴手段來壓迫，愈出愈奇，近來用白話傳單（一日至少有三四種）向各城市鄉村的牆上貼，我摘幾句告訴你們：『……誰沒有產？　誰沒有妻？　馮賊玉祥，過來一共，又怎樣辯呢？　……』這個是傳單上的佳句，再看宣傳員趙琪（青島商埠局長）對商人的談話：『……你們不要怕張總司令要你們幾百元錢，共產黨來，你們的產要全共了呢……』。

現在濟南青島大商階級怕共產黨來全共了他們的產，乃誠心誠意推宗昌爲山東保安司令，自願出軍餉。

「木石鹿豕」與宣傳工作（通訊）

代英　讀中國青年一〇三期你底「什麼地方有較好的學校呢」一文．第七八段所說的，我以爲實在有那种情形，並不是不努力於宣傳的所藉的口實——至少我敢說我不是藉口。你說「你們的覺悟了，你們接受了光明，不拿去照耀你們的同學……你們還有許多掩飾你

們的罪惡的藉口：你們說你們底同學太糊塗了，他們是蠢得像木石鹿豕一樣，不能接受革們的宣傳的」。 但我底同學外觀上雖不像木石鹿豕，內裏簡直可以說不如木石鹿豕！ 所以他們是不能接受革命的宣傳的。 你又問：「是不是你底同學完全不是在政治經濟上受迫的中國人呢？ 是不是亦受學校的壓迫蹂躪，亦有求學結婚謀事等種種不能完全如意的事情呢」？我答：全是的！ 但，他們雖如此，可是決不顧接受革命的宣傳。 我轉學到此校，是今年暑假，我看他們（我的同學）讀的書，全是古文觀止，史記，古詩……其中有一個兩，看雪鴻淚史半月的，就是他們所目的「新」人物了！ 有一天他們看見我買了幾本中國青年，幾期嚮導，現代評論，從外囘來，他們就圍上來奪去亂看了一看，很驚訝地說：「這是新文學呀！ 你就觀喜看這個」。 哈哈！ 豈不笑煞人也！ 從此以後，他們對於我「敬而遠之」了！

近來，彼此間稍熟些，我就趁着空兒進行我底工作——宣傳。 新的學生（同我齊來的）稍爲所動，近來亦漸漸地挨近我了。 可是新的很少，祇二三人。 至於他們（舊生）呢！ 當我面一聲不做，背着我都聚談：「現在的新書不能看呀！ 你們毀毀某某壞到什麼田地了！……唉！ 都是被他們那些人迷惑得了……現在這一般人眞是該死！ 覺天的想鬧着革命；想打倒軍閥、弄得青年學生不知如何是好？ 荒了許多時間，連正課古文都不讀！……我看他們把中國鬧亡了，他們就不鬧了……廣東要不是有這些人胡鬧，中國已統一了。……以我看中國非武力統一不可，如讓他們胡鬧着去革命；愈鬧愈糟，中國愈亡的快……」唉！就是我工作的反嚮，現在他們對於我簡直和讎仇一般，我說的話，他們不問是非，就憤怒而走，就如罵了他我底禍宗似的。 你看；如此情形，怎能授以革命以宣傳（我所宣傳的我以爲不錯，方法都是近二年「中國青年」教我的——但，亦有因不適合實情而稍變的）。 他們底意思，以爲革命是窮鬼的胡鬧（他們何嘗富？ 不過他們因

捲着「窮而不鬧」的主義），打倒軍閥是無知的尋死，並且他們還說：軍閥是不可以打倒的，軍閥倒了，國就亡了（他們中自爲以國文程度「最好的」某君，近做一篇「非打倒軍閥之我見」第一句卽是：『軍閥者護國之符也』。「他們說出這種無知識無腦筋的話來，還覺唯他獨是，不容他人非議——他們一見我開口卽遠遠避開，卽非議他們也無人聽。況我嘴還口吃，又無幫助的人！

在此情形之下，怎能說不是木石鹿豕？說是糊塗，還是抬舉的話呢！現在，既實實在在有這些事實，你雖說「你得了革命的宣傳，不轉輪於你底同學，却自已懷着這種思想而離此校，使他們不能見着光明」，然而我仍是不能不服「這個罪名更往他校！

我看他們這種頭腦，完全是他們底一小政客大流氓式的老國民黨（希呵！）的」校長WTC所教出來的，他們覺着不如此不能得到他們底校長的歡喜，總之，他們（我底同學）是小政客大流氓豢養了二年的未長成的小走狗，是反革命的。反革命，我們決不能與之協妥，更不要談合作，和望其覺悟——他們是絕不可望的。如此，怎能不與他們對敵，而還能與之周旋，望之覺悟嗎？

以上所說是與否，或別有方法，望請在中國青年通訊欄發表，我想我遇的情形，恐不止我一人吧？

南京益仁巷　格斯。十二月廿晚匆匆間。

格斯　你所說你的有些同學的見解，委實怪謬可笑；但是你因此遂肯定你所有的同學都是「小走狗」「反革命的」，這却是很錯誤的見解。　政客流氓式的校長，委實

可以給許多壞影響到學生身上；在這種校長之下的國文程度最好的人，委實可以鬧出許多笑話出來，而且因爲校長推重他這種人，亦許有許多學生當眞以爲他這種人是很有才學的，但是，這只足以證明多數學生幼稚受他們欺騙愚弄的可憐，决不至便都要被加上「小走狗」，「反革命的」惡名。你只要平心靜氣想一下，你的同學果眞都是安心要做「小走狗」「反革命的」麼？他們自已受了欺騙愚弄，不知不覺的成了那政客流氓式校長裝門面的東西，其實這於他們自已有甚麼好處？你那個校長將來當眞能豢養這麼多的「小走狗」麼？將來果眞有這麼多榮華富貴的機運可以使這麼多「反革命的」人都能夠滿足麼？決沒有這一回事的。你們的同學無非被人家用分數文憑遮蔽了眼睛，引誘他們像畜生一樣的混日子，於是人家便可以安安穩穩的拿一個校長的名義在外面招搖撞騙，而且逐漸謀升官發財的機會。至於將來你們的同學有如何的結果呢？亦許人家將來願意而且能夠豢養兩三匹「小走狗」，亦許有兩三個靠「反革命的」事業可以得相當的好處；但是多數的人畢業以後自自既一無所長，只有坐在家裏吃老米飯，不會有人再去過問他們。他們若是還不知趣，要來找這個校長，或所謂國文程度最好的學兄呢，對不住，亦許門房裏便不肯通報．再不然，見面的時候亦不過看一看那一副冰冷的鐵面孔，聽兩句不負責任的油滑話頭，便要端茶送客了。不錯！你們的同學是「木石鹿豕」，完全被人家賣了自已還不知道，他們雖然自已居於黑暗之地却永不想望見光明。然正因如此，所以我認爲我們應當有光明去照耀他們，我反對一般青年鍍受了光明，不拿去照耀你們周圍的羣衆，却只知將光明攜帶起走，將周圍的羣衆永遠

留在黑暗中間。 你須知道光明是要去照黑暗的地方，若使沒有黑暗的地方，光明亦便沒有價值了。 若你是一個燭光，不要拿他到太陽底下，因爲那便完全沒有用處；你應當拿他到暗室中間，去將暗室照耀着，縱然你的光明不容易照耀得暗室像白晝一般呢，但至少有些用處，可以使暗室中的人認識得一點周圍的眞正情形。 所以，我以爲你眞願努力於宣傳，還是應當打斷你的轉學之念。

你一定要問了！ 你說，你縱要拿光明照耀你的同學，但你的同學是太蠢笨。 他們討厭光明，他們反對光明，這又怎樣辦呢？ 不錯！ 久居暗室的人，若驟然見着强光，他是要看不慣的。 但是，這不過是一時的事情！ 我們要給光明于人，須先的酌量他的知識覺悟程度，總要使他能夠樂于接受。 所以我們不要怪人家不肯接受光明，要估量我們給光明的方法是不是有些不合當的地方。 不是因爲你說的話與他們聽求太高深了麼？ 不是因爲你說的話與他們實際生活太不相關連了麼？ 不是因爲你平常太沒有與他們接近，他們向來與你無無 情不相了解，所以他們很奇怪你這些宣傳工作是甚麼用意麼？ 你應當根本將鄙棄同學的心理拋棄乾淨 自已要仔細考慮你同學的知識覺悟程度；從與他們的生活最有關係的問題「如讀書，升學，結婚，求業」說起，而且用很平易近人的話來說；尤其重要的，你要多接交你的同學，與他 多多的接觸，多多的爲他們做事，使他們信你愛你，他們自然不至於對你有甚麼猜忌誤會，而且自然可以樂于接受你的光明。

Try, try again! 努力罷！ 祝你不倦怠的爲光明而奮鬥！

代英